

钱被扒了是什么感觉? 相信人和人是不同的。最令我同情的失窃者,是在闵行老街江边的轮渡口见到的。那时家住闵行,因为“文革”而常常不上学,便跑到浦江对岸去玩耍。过江时,总是看到有位中年男子,在渡口大门的左侧靠墙而立,两眼木然地望着市井和上船下船的人流车流,像一尊沾满了岁月风尘的雕塑。我曾经诧异地走近他,他的眼睛会动,却从来不看人。他是谁? 他那么无望地、固执地守候或期待着什么呢? 多年后听说,他是个农民,辛辛苦苦喂了一头肥猪,却在渡船上被人摸走了卖猪钱。精神受到刺激后,他从此天天早出晚归来寻找钱包……我上山下乡后家搬离了闵行,从此再也见不到过这位辛酸的渡口守候者,但那个不知名的扒手,因不劳而获毁掉了一个人乃至重创了一个家庭的罪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头。

失窃与防范

甘建华

我也曾经尝过被扒窃的滋味。上中学时,在西郊公园被人摸走过一个天蓝色的塑料皮夹。钱很少,却是我所有的零花钱。我是小心翼翼地把它藏在折叠型皮夹的最深处,没想到零花钱留给我一个教训:为免树“大”招风,今后不再使用皮夹! 这为粗疏马虎的习惯提供了较好的心理借口,从此裤袋兜兜成了天然的钱包,把钱随手一塞,万事大吉,取用更方便。别人曾赠过我一些真皮的精美的乃至地名品牌的皮夹,有位朋友同时还奉送过一句温馨提示:“做精致的男人”。然而,“粗放”成习惯后“精致”起来很难,皮夹们先后失踪或默默沉睡在抽屉里。



不用皮夹也不见得保险。兜兜裤袋里的钱,共发现被扒过三次,没发现或吃不准的就不计了。我的心得很是:发现失窃是经济和精神的的双重损失,没发现倒是减少了一半损失。钱不放皮夹的“好处”,除了化整为零不易被盯上外,就是被偷而不自知,精神胜利法,避免了不快。最谑的是介于被扒与没被扒之间的那次:下火车时觉

减肥之动力

胡喜盈

我身高1.6米,体重最高时149斤,减肥减了半辈子,越减越肥。2009年,54岁的我在金色年代杂志担任副主编,杂志发起“谁是最开心的人”征文,有作者写80岁能写作能跳拉丁舞的上海老年大学“舞星”秦丹华,还附了一张照片。笔者看到照片后的第一感觉是:80岁的人长得怎么像30岁? 见到秦,她身段匀称,光泽的皮肤白里透红,脸上、眼角一丝皱纹也没有。可那张照片确实是摄于2009年3月。

秦身高1.57米,体重98斤,除了偶尔失眠,其他没病。她1978年退休,当时曾多种疾病缠身,失眠、胆囊炎、高血压、胃病、血尿等。秦同时在四所老年大学听课,30多年时间学了书法、朗诵、拉丁舞、国标舞等二十多种科目。

我很有感触,我的生活方式与秦相比完全两样。此前,我只是一架赚钱机器,挣的钱绝对够这辈子花了,还是绞尽脑汁继续挣钱。从早到晚,整天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不是敲打键盘就是看书看报,每天唯一的体力锻炼就是在晚上洗澡之前跳绳几分钟。弄得一身病,高血压、胃病、关节炎、痔疮、鼻炎、颈椎病、慢性支气管炎,胖乎乎的,佝偻着背。

因为脑供血不足,偏头痛有26年病史。每次头疼,昏天黑地20多小时甚至几天几夜,平均每周头疼一二次,离开脑中风只是半步之遥。2010年春节放假七天,头疼得厉害,我把手机关掉,在家足足躺了6天。一百遍一千遍地想,如再这样生活下去,死得一定很快! 我为什么不能像秦丹华那样活出健康潇洒来呢?

至此,我开始跟秦老师、跟别的老师学跳舞,白天上班,晚上跳舞,甩手、迈腿、扭腰、蹦跳……就这样一直坚持下来,先后学了拉丁舞、摩登舞、舞厅舞等好多种。买了个灌满了舞曲的手机,走到哪里扭到哪里;饮食中大量增加蔬菜水果纤维素的比较;买了自行车,大街小巷一路飞驰……

2009年时,我的血压平均95-145,天天吃药。现在已经停药一年多,血压平均70-120。头疼、胃疼、关节炎、颈椎病、腰肌劳损、打呼噜、痔疮、鼻炎……哇塞,全都好了! 现在体重130斤,腰围2.3尺,2010年春节买的那条腰围3尺的裤子成了衣橱里的一道风景。



得身后的裤袋好像被人触动了一下,下车后放下行李摸摸裤袋,发现袋扣已解开,一叠手纸“呼之欲出”。看来这位偷儿手感超群,运气却不怎么样。失窃的经历中,有一次是在深圳的麻雀岭请人吃饭,却被人抢先埋了单,没花掉的钱留给了扒手。另一次是到苏州玩,当地有位做碟片生意的朋友,让我买了一大包歌碟,却死活不肯收钱,那钱后来就在拥挤的公交车上不翼而飞了。这两次的失窃,都是本该花的钱留不住,从口袋往外蹦。看来,衣兜裤袋的安全系数也是有限的。比较英明的,是我在南方认识的一位长沙籍朋友。他独自闯海南时,随身带着离婚后个人的所有财产七万元钱。在拥挤的火车上,这老兄把藏在旧报纸里的钱,塞在破旧腌臢的蛇皮包里,随手挂在行李架上,然后只管打他的瞌睡。那晃晃悠悠碰人碍事的蛇皮包,屡遭白眼却勾不起偷儿的青睐。这种“障眼法”的智慧,比我的“化整为零”似乎高了一个层次。

庆幸的是,除了痛失过心爱的小儿科皮夹外,在家乡这座人挤人的大都市里,此后我居然还没有失窃过。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扒手的阴影倒是常常光顾。最难忘是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从外地

回来探亲时,只要一踏进淮海中路等闹市的商店,耳畔就不断回荡着红袖章老人令人吓丝丝的提醒:“请大家提高警惕,当心扒手,包放拉身体前头……”总觉得提

些满怀警惕而尽责的老人,在叮嘱你提防扒手的同时,把你也当成了扒手。在瓜田李下的境地,我总是感到手脚无处放,生怕被人疑作了坏人,购物的乐趣荡然无存。比较起来,父母的关心是最为贴切、最不伤你自尊心的。为儿女整理旅途行李时,他们嘱咐我们口袋里少放些钱,帮我们吧路途上用不着的钱款和粮票,藏在“压箱底”的衣物里,然后用小挂锁锁上,让你保管好钥匙。这种“润物无声”的关怀,就像母亲用柔软的手,抚摸、轻拍着将要入睡的婴儿,让幸福和安全感浸润孩子的心灵。当安全的保护与提醒也变得柔性、文明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和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温暖、和谐。

今宵打诨

黄玮华

妻子坐船公出

(三字交通术语)

昨日谜面:客随主便

(上视栏目)

谜底:看东方(注:东方,别解为“东道主一方”)

慧眼观世 此心悠然

余惕君

这些年,我工作、考察、旅游、讲课,常奔走于各地,随身带着相机,看见有意思的事和景就拍下来,并及时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悟,由此就成了眼下的这本书《人生百态——镜头里的人生百态》。所摄的一些照片,常见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但人生的一些大道理就在我们的行住坐卧处、所作所为间。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如果有意义,那么,它在我们生命中的价值,远远胜过没有意义的大事。

梦里不知身是客,人生有几何? 即使你活到一百岁,也只有3万多天时间,过一天少一天。人来到世上是体验生活,是体验做人的愉快。而我们现在是:肚子吃饱,心情不好。原因不是攀,就是贪。现代人虽享有高度文明,却比古人活得更累,原因无他,就在于有太多的欲望。但世上豪富的不见得幸福,显赫的也常常自悲,看得见的难得长久,摸得着的终会损毁。大千世界,红尘百态,或明或智,或迷或幻。“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怨悠悠,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 ……”

世事无相,相由心生。万物皆为我所有,但非我所属,人生本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人是随着年龄增值,还是随着年龄贬值,取决于其生命的内在价值。时时觉醒,便能分分安享。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

小时候,村里多次驻过武工队、八路军和解放军,我对他们的装备有一股子强烈的神秘感。长枪短枪机枪大炮他们都让我摸过,就是不叫碰手榴弹。小学时的语文课本上有篇关于手榴弹的课文,更放大了我的神秘感:“手榴弹,像甜瓜,拉出弦来炸开花,碰见鬼子咱就打,叫他头上开红花。”

1961年,当我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的时候,我也有了一挎(4枚)手榴弹,与枪支弹药一起,出操上课不离身。但是,实弹投掷,却让我很难为情,因为怎么练总也投不远,一直都在及格线上挣扎,尽管胳膊练肿了好几回。因为这,每次实弹投掷,我都是“重点保护对象”,别人投是单人进掩体,我投则是指挥员与我同进掩体,虽小有尴尬,但更多的是感动。

1965年除夕之夜,我在部队的营部临时由几位年轻的少尉军官组成了一个战斗班,去海边哨所值守,以顶替下层连队一个

我与手榴弹的“缘分”

陈子珺

班的同志回营房过一个“囫圄年”。风高浪激,寒风刺骨自不待说,但第二天从哨所回来时,一查装备,我立即被惊出一身冷汗:少了一枚手榴弹! 我悄悄拉上营部通信员,两人一路小跑着原路折返,顶着耀眼的阳光,踏着厚厚的积雪,仔细地搜寻着。如果手榴弹砸进雪中将很难发现,所以必须得仔细;如果找不到或被坏人捡去,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找啊找,一颗悬着的心怦怦直跳,满头的汗热气腾腾,雪地上泛着刺眼的反光,大半个走完却依旧没有发现。意想不到的头两天下的大雪帮了我们的忙,积雪凝结的表面明显地留下了手榴弹翻滚着直达沟底的痕迹。失而复得,是侥幸更是庆幸,这时我才终于缓下气来。



这里离昨夜的哨所不远,估计是沉重的自动步枪、手枪、子弹袋、手榴弹袋间不够协调,它们推推搡搡地给了一枚手榴弹“开小差”的机会。

与手榴弹有关的有惊有险的事还有一件。1966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上午,团司令部一位参谋打来紧急电话,要求立即查清并销毁某个批号的一批训练用手榴弹实弹,原因是该批号手榴弹在南方一支部队的弹药库内发生了自动爆炸事故。按上级要求,我们迅速查清了这批手榴弹的数量并安全撤离弹药库。本着尽量减少参与人员的原则,由我与一位小战士具体操作。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位小战士一再坚决要求,另一方面是两只箱子两人搬运起来更方便些。多么好的战士,多么好的战友! 我俩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工夫,在一处人迹罕至的海滩上,经过多次折返跑,把近两箱的手榴弹(每箱50枚)安全地予以全部销毁,无一哑火,实实在在过了一把实弹投掷的瘾。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不少艺术家在长期从艺的过程中得到了“贵人”的帮助,齐淑芳就是其中的一个。

齐淑芳是中国京剧界非常出色的武旦演员之一,在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扮演小常宝的,就是她。可贵的是,齐淑芳不仅武功好,而且有一条好嗓子;能打又能唱。

说起学“武”,大家都知道主要是跟她的嫂子、著名武旦演员张美娟学的。要说“唱”,她又得到了哪些大家的关照呢? 说出来,还真是个鼎鼎大名。而且这些大家并不是她的磕头老师,是在“非常”的情况下,给她说戏,帮她提高。

那年,齐淑芳在北京拍《智取威虎山》,因为有人说她的唱腔是张(君秋)派,她就去张君秋的家

秦来来

看望张老师。那时张君秋是“反动学术权威”,很少有人登他的门。齐淑芳偏不,她就经常去,不仅给了张君秋极大的慰藉,同时也得到了张君秋的传授。“文革”结束了,张君秋高兴地说,齐淑芳是我的学生。可齐淑芳惶恐地说,我可没敢对外说你是我的老师,我就知道学。但张君秋坚持称齐淑芳为自己的学生,还对李瑞环(时任天津市长)介绍,我有个学生叫齐淑芳。特别让齐淑芳感动的是,“四人帮”粉碎后,张君秋第一次来上海,就直奔齐淑芳在南昌路的家。

齐淑芳在北京拍电影的时候,有一次去医院看病,正在排队挂号,看见赵燕侠老师也去医院,赶紧招呼赵燕侠过来。这时候,后边的人嚷嚷开了:“别加塞,后边排队去!”赵燕侠也有点顾虑,说,算了,你别为我,得划清界限。齐说,你又不是反革命,再说犯了错误还得让人改正不是。齐淑芳大声对后面的人说,人家早来了,因为工作忙,出去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好在当时没人认识赵燕侠,不然又是一场风波。赵燕侠拉着齐淑芳

烦恼的“活期存折”

吴文元

家住南京燕子矶年近八旬的王奶奶老伴去世后,发现老伴名下还

有一本活期存折,上面有存款191.74元。她到银行去取这笔存款时,因不知道密码,无法取款。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她,要取这笔款,必须先公证处公证。

王奶奶算了一笔账,到公证处公证,最低公证费也要200元;如果不去公证,放在银行里每年要扣12元小额存款管理费,最终要被银行扣光。王奶奶只能十分无奈地叹息:“这笔钱存在银行不是我的,取出来更不是我的。”老奶奶的感慨是有道理的。

类似这种现象并非个别,而是时有所闻。或许,银行有银行存取款的规章制度,要向每一个储户负责。但当有些制度出台与储户权益碰撞的时候,不能死搬硬套规章制度的教条,可以做一些人性化的、方便储户的变通处理。像王奶奶这样,完全可以让她拿户口本来作证,或者让她的儿女,居委会干部来作证签字,取出存折上的存款。总而言之,银行要尽可能地多为储户着想,在可能的情况下,特事特办。



的手,激动地说,淑芳,你到我家家,我给你说说戏。你要知道,赵燕侠从不给人说戏,更何况是那个时代。

1964年,为了庆祝中法建交,应戴高乐总统之邀请,中国京剧艺术团再

访法国和比利时等国,齐淑芳有幸成为其中一员。一天,京剧名家杜近芳主动找到齐淑芳,说,你又唱张(君秋)派,又唱杜(近芳)派,我的戏你看

齐淑芳学得不错,杜近芳很谦虚地对她说,你要知道,赵燕侠从不给人说戏,更何况是那个时代。齐淑芳非常直率地告诉她,走的时候脖子不能缩起来,别用劲,要放松;而腰里要用劲。齐淑芳陪着杜近芳一遍一遍地走。之后,杜近芳高兴地抱着她说:淑芳,你真好!

齐淑芳深有感触地说:“这些大名家,只要喜欢你,她就会真心地教你;反过来,你有好的‘活’,他(她)也会虚心向你学。这就是老师和学生、教戏和学戏的缘分。”



我的朋友曾对我讲,当初家里买冰箱时,好些人都说这个东西有啥用,现在冰箱已经成了家里必备的了。不过这是老话了,别提它了。

我的那个平常人住的小区,之前有了几辆小车,有时晚归,车停出了线外。大概是露出了,我常听一些人聚在一起叽里呱啦的:“这个人人家这么不懂道理,把车停在人行道上,跟物业讲,为什么当个盖房子时,不多造些停车库。”这话

确有道理。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按照常人想象的进行,没过几年,先起那些议论别人的人家也置了新车,一时小车

停满小区的道。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家家有了,人们的心态就平衡了。晚上的车塞满了小区的道,然而物业管理得却是井井有条,车行人行,都格外谨慎,没碰坏车的,也没碰坏人的。可见,人们对发展有个适应的过程,城市就是这样现代化起来了。

别提它了

丁德武图 卢金德文